

业”概念，论证了与水工业相依托的学科及其学科体系，确定了给水排水工程学科的独立学科定位。且基于“水工业”理念，高校传统的“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名称，经教育部修订后，在2012年统一变更为“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许保玖先生热爱事业，著述等身；教书育人，桃李满园；善思善行，穷之以理；不羁名利，不图虚名。他在清华任教近半个世纪，培养的学生数以千计，在环境工程和市政工程领域做出了旁人难以企及的贡献。（环境学院）

## 率性与血性

○胡 钰（1991级经管）

2021年6月17日，许渊冲先生走了。当天，新闻一出来，很多朋友给我转发这个消息，因为就在这个月初，我刚刚拜访过老先生。未曾想，此次见面竟是永别，倏忽之间，老先生就驾鹤西去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脑海中第一时间冒出的一句话就是颜渊当年对孔子的感叹之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老先生之高与坚，愈读愈深，老先生之存与隐，愈思愈叹。百岁老人少年心，惊鸿一瞥离世忽。读着当天各大媒体几乎刷屏的人物特写、深度报道与纪念文字，想到在老先生离开前两周，能够面对面、一对一地谈一个小时，备觉珍贵。这是百年人生丰厚积淀在终点处的一次绽放，值得永远的记忆与回味。

引发去拜访许渊冲先生的诱因有二：其一，年初去云南宜良岩泉寺的钱穆先生著书纪念馆参观，看到了曾为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学生的老先生题写的馆名；其二，5月底纪录电影《九零后》在院线上映，我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去电影院看片，看到百年前的青年人如何在抗战救亡中刻苦读书的故事，深受触动，片中有杨振宁、许渊冲、马识途、王希季等十余位

年逾九旬的西南联大学生的采访内容。这些学者不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也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历久弥新，愈探愈深。

6月初的一个周五下午，我如约来到许渊冲先生家中。一进家门，被引入右手的一个房间，就看见许先生端坐在沙发上，穿着鹅黄色的西装，身板直直，面庞清瘦，神情安详。看见我进来，伸手指指右边的沙发说：“请坐。”

坐下来后，我开始介绍自己和来意，但发现老先生似乎听得不太真切，这才知道老先生听力上有些问题。于是乎，我就干脆搬了一个凳子，挨着老先生的沙发坐下来，每次讲话也都放大了音量，这样就可以顺畅地交流了。

我先从纪录片《九零后》说起，谈起片子中的一些场景、访谈和感受，老先生听我一口气说了许多，茫然地问了一句：“这是什么片子啊？”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先生并没有看过这个片子。

我简单讲了讲这个片子的内容，老先生似乎有些回忆起来，说几年前是有人采访过自己谈西南联大的事情。我就告诉老先生自己刚刚去过西南联大旧址，很钦佩

## □ 怀念师友

那一代师生能够在艰苦环境中求学。我问老先生上学期间是不是很在乎分数，老先生笑笑说：“当时人家是在乎的，”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清华在乎分数。”

我问起大学入学时的英文考试，老先生现在还记得自己考了79分，而杨振宁考了80分，说到这里他从沙发中坐直，举起右手伸出食指，由衷地说了一句：“杨振宁厉害啊！他比我小一岁比我多一分。”我把这句话重复了一下，老先生又接着说：“外文系第一名90分更高！”到这时，老先生似乎兴奋了起来，仿佛回到了当年青葱学子的好胜状态，“也不值虑的。第二年她91分我93分！”我说那时是吴宓先生宣布的成绩吧，老先生立刻哈哈大笑，朗声说道：“吴宓说我第一名。”与此同时，身子向后一仰靠到沙发里，双手摊开，放到沙发扶手上，那种喜悦感是发自内心的。我能切实感到老先生是穿越回到了80年前的课堂中。在1940年西南联大大二的日记中，许渊冲先生曾有这样的文字：“欧洲文学史得93分，有四个得91分的紧跟在后，仿佛看到在百米赛跑时，一马当先，驷马难追的形象，倒有一点得意之感。”我觉得，或许这种“得意之感”一直跟随了老先生80年吧！

老先生接着说：“吴宓说俄语考100分他还没见过。”这说的是许渊冲当年在西南联大期间参加俄语考试的成绩。我问老先生如何学得这么好，老先生略想了想，说：“我一直要看俄语电影。”然后，他又说道：“法文更厉害了！我到清华借字典，我借英文字典，他拿了本法文给我，我居然能看懂。”听老先生娓娓道来，我不禁感慨问为什么那一代学子在那么困难环境中能有如此好的学习风气，老

先生自豪地说：“西南联大聚集了当时全国的精英学子，风气很好。”那种对西南联大的怀念与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我看到房间里书架上有一张老照片是1949年巴黎联大校友欢迎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访问法国时拍摄的，就拿过来问老学长当年的场景。老学长讲着当年的场景，我读着照片上的说明文字，老学长突然问我：“有字啊！这字我都没有看见过！”我就又着重读了一下照片上的标注“左四许渊冲”，老先生听闻笑起来。

在谈到许渊冲先生的翻译本行时，老先生自豪地说：“我是世界冠军。”“全世界5000年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把中文变成英法文诗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实际上中文比英法文难嘛，你外国人能解决的我能解决，你外国人不能解决的我也都能够解决。”老先生肯定地说：“我没有碰到我翻不了的东西，当然，科学不谈，不懂科学翻出来没有意义。”

说到翻译时，老先生突然提到了日本人翻译中国的名称，翻译成“支那”，“他甚至还要加个‘狗’字”“日本侵略中国就是这样，他看中国不是人呢！”老先生说起那段外敌入侵的日子情绪一下变得激动起来，滔滔不绝地讲诉当年的惨状，那种任人宰割的惨状，义愤填膺，情不能已，还特别认真地盯着我说：“能有今天你们幸运的，你们不知道那时候，我是‘九一八’时候的人。”

我说起来在昆明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看到当年参军抗战的学生名单里就有“许渊冲”的名字，老先生很自豪地说：“我在美军当翻译官，我们打下了日本人的飞机。我有飞虎章！”然后老先生拿来

给我看，“你看这个飞虎章上的V，代表Victory”。在我看的时候，老先生又拿来当时的P-40飞机模型给我看：“美国的飞机400公里，日本的飞机380公里，就差这20公里，就打下，第一次就打下！马上日本就不敢来了！”对于那一年参军抗战的经历，老先生很荣耀，至今说来，情绪激动，拿着飞虎章和飞机模型时，可以感觉到情绪的极度兴奋与身体的微微颤抖。

许渊冲先生当年的工作是每天将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给陈纳德将军，再由陈根据中方情报和美方情报，安排飞行任务。每次击落日机一架，飞行员就在机身贴上一张插翅膀的五彩老虎，所以美国志愿空军就成了闻名遐迩的“飞虎队”。为了纪念这些勇士们，许渊冲先生曾写了一首英文诗和中文诗。

飞虎队乘长风，血溅万里蓝天。敌机一声轰隆，冒出滚滚浓烟。西山直立湖边，怀念勇士英灵。漫漫长夜难眠，人影融入山影。

The Flying Tigers sprinkled/Their blood  
on high/And smoke of Jap planes wrinkled/  
The azure sky/The mountain loves the lake/  
Watching its image single/All day and night  
awake/Till it and water mingle

我最后谈到了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谈到了现在中国对外传播的问题，希望许渊冲先生给些建议。老先生淡淡地说：“越来越出去的！”他特别强调要重视培养当代青年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青年就是代表未来！”“希望你们能够声音也越来越大！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发展得更好！”

谈话快结束时，我告诉老先生，我读了他的《翻译的艺术》一书中的文章《有

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很认可他提出的“优化论”的文学翻译理论，更认可文学翻译的最高目的是要让读者感到乐趣，我以为，老先生就是一位“优乐之翁”，优化译之，快乐读之。老先生听后连声说“好”“谢谢”，我拿出带来的这本书，在这篇文章的批注页上请老先生签名留念。

我把带来的清华110周年校庆的纪念邮册给老学长看，我一页页翻，老学长一页页看，还不时问问画面上的内容，不时说着“清华校风很好”“我很爱清华”。我又把宜良岩泉寺的茶叶送给老学长，茶叶的牛皮纸包装上有文字说当年钱穆先生爱喝此茶。老学长说：“好啊！我也尝尝。”

临告别，我突然想起一个轻松的问题，就问老学长已经百岁还如此神清气爽靠什么保养，老学长挥挥手说：“没有什么保养，简单、规律就好。”家里人补充说，老先生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天天笔耕不辍。老学长自己又加了一句：“每天写500到1000字。”

老学长过世当天，据说前一天晚上也是工作到很晚，第二天清晨在睡梦中驾鹤西去。

至今回想起来与老学长谈话的场景，宛如与一位率性少年在谈话，与一位血性青年在交流。虽百岁而永少年。西南联大校歌中有言：“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许渊冲先生之率性与血性，深深打下了这一烙印，无愧中兴业之人杰。

写作此文在老学长离去一百日，完成此文距拜访老学长恰好四个月。谨以此文纪念之。

2021年10月4日于清华园